

好久不看菜谱了

陈佳勇

常有人问我喜欢看什么书,其实,我最喜欢看菜谱。早些年,在上海地铁只有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和四号线的时候,我最喜欢去静安寺航站楼的“上海人家”吃饭。一来地铁静安寺站上来就是,二来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菜谱,厚厚一大本,印制精美,翻来覆去,我能看上一刻钟。受益于图文并茂的视觉感染,我在这里遇见了“蟹橙橙”这道菜,蟹粉在橙子清甜果肉的“裹挟”下,不那么油腻了,加之盛在橙子里,橘红色的果皮,使整道菜看起来清爽时尚。当年,我把这个“视觉差”理论跟几位北京老大哥一讲,他们都纷纷点头认可。

菜谱的厚薄以及印制质量,其实很能反映店家的实力和态度。道地一些的饭店,顾客入座后,通常会把菜单和酒水单两本一并呈上。但一般的小饭店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么做。譬如你到上海进贤路上那几家小店吃饭,一张菜单正反面打印,外面做一个塑封,菜名也是简洁了当。酱爆腰花、酱爆猪肝,这是突出酱爆;青椒肚片、青椒肚丝,这是提示顾客片和丝的区别;椒盐排条、糖醋排条、葱烤排条,排条居然能有三个选择,也是不容易。总之,已经看了快十道荤菜了,就是没离开过“猪”。紧接着就是蔬菜,更直接,草头、鸡毛菜、米苋、空心菜,怎么做法,老板娘会问你的,并不在菜单上体现。所以,当菜端上来的时候,你不会对所摆的摆盘有任何的期待,因为这张菜单已经告诉你,这里的菜都是很直接的菜。但换作讲究排场的饭店,人家的本菜单,真是印得比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还要好。在这样的视觉影响下,菜名也必须跟上档次,比如,火焰脆皮乳鸽、红花汁栗子白菜、陈年花雕蒸松叶蟹、酱香百岁鸭、蒜蓉炒石斛苗、松露汁铁棍山药鲍鱼饭、烧四宝,光这七道菜,我感觉都读出了宋词里《水调歌头》的味道。

菜谱里的名堂,丝毫不亚于中考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有时候,更微妙。比如点海鲜的时候,都是鱼,价格也一样,一道叫鸡油火腿深海大黄鱼,另一道叫糟糟海钓大黄鱼,到底该怎么选?前一道菜,重点其实在“深海”,而在于“鸡油火腿”的辅料,价格有一部分是贵在这里。后一道菜,“糟糟”二字仿佛对不起这个价格,但人家强调的其实是后面的“海钓”二字。所以,菜谱可以精读分析,乐趣就在这里。优秀的饭店,总是会让你觉得看完他们家的菜谱,自己也仿佛变得优秀起来,比如最后点甜品或小点心。一般的饭店,直接就写酒酿圆子,好一点的饭店,会写桂花酒酿小圆子,再高级一点的饭店,人家会直接建议你点杨枝甘露配黑美人斑斓蛋挞。这样一来,顾客想不优秀,都很难了。

还有一种顶级中餐馆,不管是菜谱还是最后的结账小票,都是中英文对照的。对于这样的饭店,我即便已经点完菜了,都会嘱咐服务员把菜谱留下来,让我再研究研究。有一回在北京,某顶流饭店的菜谱,有一道孔乙己茴香豆,还有一道是孔乙己茴香豆双拼,看中文菜名,我死活没弄明白这茴香豆到底双拼了其他什么菜。后来还是看英文才明白,原来是两种不同味道的茴香豆自己搞了个双拼,于是,成了两道菜。

又过了几年,随着电子设备的日新月异,有一些饭店逐渐推出了PAD点菜,着实时髦了一阵子。这种电子菜谱,用起来确实方便,手指拨拨,冷菜、热菜、点心,各种菜千军万马似的就过来了。只是时代进步得太快,如今已经发展到手机扫码点菜,便不大需要跟服务员进行菜品的详细交流了。夸张的是,无数饭店推出了套餐服务,两人套餐、四人套餐、八到十人套餐,再报一个打折的价格。如此一来,连我这般爱看菜谱的顾客,也已经习惯了到饭店后就打开手机软件,看看有什么套餐。能套餐就套餐,实在套餐搭配得太次,才单点或者在套餐基础上再零点几个菜。如此一来,少掉了太多饭店就餐的乐趣,变成纯粹被动接受。

因为这样的趋势,一旦遇到能够明档点菜的饭店,我会特别兴奋。沪郊有一些饭店,冠以农家乐名头,就是这般点菜的。到了长沙,有特色的饭店,全是这样的点菜习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前几个月,我在长沙,当地的作家朋友热情接待,带我去了一家叫“土鳖柴院”的饭店。这家饭店真的太好了,从里到外,生龙勃勃。

晚餐结束,我在店门口看到招牌,中文虽然叫土鳖,但人家饭店的英文名十分高级,叫 ToBe Yard Navigator,便忍不住拍了照片,留作纪念。

认识段姐是在小区大门右侧的长椅上。我遛弯回来,段姐则是买过菜在这里歇息。时值夏日黄昏,天空很湿热,蝉儿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我低头看了几分钟手机,这时段姐开口问我:您是3号楼的?我看了看她,七十岁左右,就顺口说,对,您好像是4号楼的,很少见您。段姐说,我刚搬过来半年,除了买菜,很少出来。我说,这就奇怪了,但凡经常遛弯的,我大都有点印象。

小区里像段姐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他们基本属于老三届,都有知青经历。看着她身前的购物车,里边装满许多物品,外边还露着莴笋和芹菜,我本能地说:大姐,您不少买呀,得够吃上三天的吧?大姐说,三天可吃不完,这天太热,买一趟基本上礼拜不出屋。我说,那倒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叫外卖。您是不是偶尔也会叫外卖?大姐说,她从来不叫外卖,这与她在草原多年的生活习惯有关。

见我好奇,大姐摘下遮阳草帽扇了扇,对我说起了她的往事。大姐姐段,在家行二,1969年不满16岁的她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段姐说:刚放下背包,我就到草甸子上疯跑了一圈,然后冲着远处的羊群高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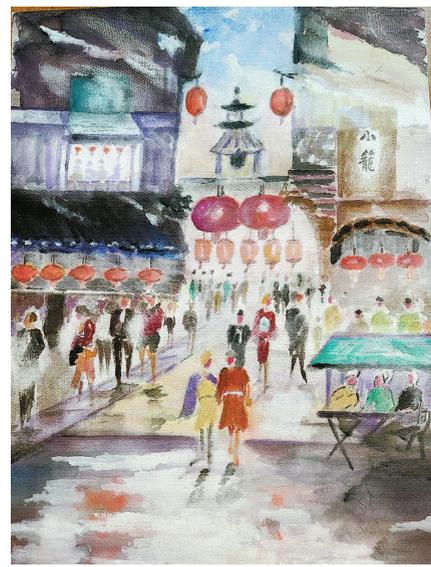
——美丽的大草原,我来啦!我很能理解段姐刚到草原时的心情,谁年轻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激动过欢呼过?

段姐说,她在草原的十几年,一直都是骑马放羊。我问她,放羊最多时有多少只?段姐说,起码上千只。我说,小时候我也放过羊,至多三五只。你放那么多的羊,有什么技巧吗?段姐说,有句话叫羊群里出骆驼,只要抓住头羊就可以了。头羊,就是最健壮的山羊,放牧时间长了,一眼就能看出头羊在哪里。在我们草原,年年都要举行斗羊比武,就像西班牙斗牛,比的是勇敢,是坚强!

我想到了小时候在课本里学到的《草原英雄小妹妹》。我觉得,眼前的段姐就是草原英雄小妹妹那样的人物。我问她,你在草原插队的十几年,是不是有了对英雄的重新认识。段姐想了想,说,我心里话,我是不愿回到北京的。当知青同学都陆续返京时,我又留下了三四年。我舍不得那片草原,舍不得那些亲

如兄弟姐妹般的蒙古族牧民,当地牧民的孩子都喜欢叫我北京的额吉。退休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草原看看,每次回去,老乡们都要一家一家地拉我去做客,孩子们逢人便说:北京的额吉回来了。

我很好奇,大姐摘下遮阳草帽扇了扇,对我说起了她的往事。大姐姐段,在家行二,1969年不满16岁的她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段姐说:刚放下背包,我就到草甸子上疯跑了一圈,然后冲着远处的羊群高呼



老街假日 (水彩画) 周宪法

我并不是在吹灭最后一根蜡烛才意识到又长大了一岁的。从小我一直都不太过生日,一方面是没有这个习惯,另一方面每当我看着每年的数字逐渐增长,心里会产生一种没由来的焦虑和不安。都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也该变得更为成熟,或许是因为我读完本科又继续读研,和那些同龄却已经步入社会的人相比,我似乎总是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拿着每个月到手的辛苦挣来的工资,我还在嗷嗷待哺等着父母发生活费;他们都已经开始考虑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的问题时,我却还在绞尽脑汁为毕业论文发愁。

二十岁生日那年,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瓶价格略显昂贵的香水。我到现在都记得包装盒的质感,那个扎在瓶子上略微浮夸的蝴蝶结,以及小心翼翼拆开后闻到的淡淡的茉莉花味儿。

我看着面前她充满期待的双眼,犹豫片刻还是说了一句:“谢谢。”她不愧是已经工作了的人。我默默在心里叹口气,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从今天起便要省吃俭用,攒下钱等她过生日的时候回一个同等价位的礼物。

她笑着问我:“喜欢吗?”虽然我心里有负担,我还是点了点头。那是一种很清淡又温柔的花香味,我确实很喜欢。

她刚想开口说什么,突然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她抱歉地朝我示意了一下,便迅速接通了电话,我听到她突然换了种语气、略微恭敬的声音,接着看到她明明隔着电话却略微低垂的眉眼以及电话里一句又一句的工作安排。

我突然意识到她好像变了,这一

夜光杯

人生在世,总要忍耐些什么。

苏轼有言:“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一条小溪,在没有成为大江大河之前,必先忍耐被大多数人忽视的境遇;一匹千里马,在被伯乐发现之前,必先忍耐与平庸众马为伍的命运;一件稀世珍宝,在获得权威鉴定之前,或许已经在阴暗的泥土中忍耐了千年光阴……

我仔细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几乎每一个阶段都在忍耐中度过。

幼年时,身处贫穷山村,缺衣少食,来自大人的呵护与疼爱仿佛奢饰品,跌跌撞撞懵懵懂懂地闯过难熬的日子;少年时,为父母分担家务,做柴担水、锄地插秧,把能干的活,能吃的苦都尝了个遍;青年时,艰难求学,因经济拮据无法追逐更远的梦想,后来回到乡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如今想来,那时候的忍耐不过是身处逆境时的被动无奈之举,毕竟,保全生存的资本才是一切的基础。设若无法忍耐,又才能够挣脱羁绊,奔向另一种生活?庆幸的是,在忍耐的过程中,人的心智愈发成熟,目标也愈发坚定。

印象最深的一次主动忍耐,是从教

说到这里,段姐眼角渗出了泪花。我的思潮也随之起伏。段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还告诉我她回草原的另一个原因:距段姐所住的蒙古包三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个边防站,里边住着几十个解放军。段姐他们放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巡逻的战士。战士们骑着枣红色战马,手握钢枪,一个赛着一个威武。时间长了,他们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段姐他们虽然已经习惯了喝奶茶吃手抓肉,但也渴望着能吃到面条、米饭、水饺。由于条件所限,这几乎成了一种难得的渴望。后来,军民开始了共建。段姐他们和兵站里的战士年龄相仿。段姐从内心里特别喜欢这些兵们,她甚至悄悄她喜欢起其中的一个班长。但他们只能把那美好的心思藏在心里。

然而,谁能想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个夏天,那个班长带着两个战士前往知青点送面粉,正当他们在蒙古包里寒暄时,外面突然狂风大作,接着电闪雷鸣。在草原,这样的天气并不少见,往往风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几分钟前的几声惊雷闪电,竟然无情地把拴在木桩上的三匹战马给

击倒了。看到三匹再也站不起来的战马,班长、段姐等人也都声嘶力竭地大喊:赤兔醒醒!大红睁眼!塞斯你不要睡去!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在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以骑兵为主的年代,每一匹战马都如同一名战士,它们都带着自己的编号、姓名,也就是说它们拥有着神圣的军籍,现在,他们无声地牺牲了,怎能让人不悲伤!

段姐告诉我,她每次回到草原,她都要到那三座战马的烈士墓去凭吊,烈士墓就立在她居住过的蒙古包不远的地方。她要

和它们说说话,喝上几杯马奶酒。段姐还告诉我,下周她又要回草原了。等回北京,她会邀请我到她家玩,我们一起喝奶茶,听蒙古长调。

忍耐

朝颜

育界转行到文艺界之后的事了。当时我遇到一位很难相处的上级,她总是疾言厉色,行事让人摸不着头脑,自然,我的工作也很难让她满意。没过多久,我就被安排到最偏远的山村常驻,职称也在完全不知情中被降到最低档。

以当时的情境,假如大闹一场,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但是我选择了忍耐,像一切都没有发生那样照常工作,照常与同事相处。四年后,她调离了这个岗位,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当她重返我们单位的时候,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有别的原因,竟一把抱住了我。化干戈为玉帛,也许就是这一场忍耐的意义所在。

再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了原本该有的职称,甚至更上一层楼。阅读历史,勾践卧薪尝胆、苏武北海牧羊、韩信忍于胯下、司马懿熬死曹魏三位君主,不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埋藏着更重要的使命吗?

福楼拜说:“天才无非就是长久忍耐。”我虽不敢自诩天才,但在写作的道路上奔跑多年,我正一步步靠近年少时那更远的梦想。谁能说,其中没有忍耐的一份功劳呢?

场的人不悲伤!段姐告诉我,她每次回到草原,她都要到那三座战马的烈士墓去凭吊,烈士墓就立在她居住过的蒙古包不远的地方。她要

和它们说说话,喝上几杯马奶酒。段姐还告诉我,下周她又要回草原了。等回北京,她会邀请我到她家玩,我们一起喝奶茶,听蒙古长调。

骑车出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许多年前,我便取得了驾驶执照,但是我的内心总是抗拒开车。

我会抗拒一些特别快捷的事物,但是我不抗拒自行车,我认为自行车是机械和人体力学的完美结合。现代人具有一种被科技进步助长的顺应和放任本能的趋向。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两三百年来,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我们如果还不思考自身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处理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想,这颗蔚蓝色的脆弱星球,真的是要更加千疮百孔了。

说到环保问题,让我想到一个作家的话。美国作家怀特曾说:“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精明。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并使之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存活的机会。”他说得多好呀,只可惜很少有人会和他一样去思考。

那天的那顿饭也是她付的钱,甚至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付的。在我们分开前她说:“我生日你可不要送同等价位的礼物给我,如果要送,就等你再长大一点再送。”

我那时候在想,我都成年了,都已经二十岁了,还不算长大吗?后来当我拿着自己实习挣到的第一笔工资,给她买了一条精致漂亮的项链,她终于没有再拒绝我的心意。她拿起那条项链端详了好久并要求我赶紧给她戴上,我绕到她身后帮她扣上细绳,她笑着拍拍我的头:“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我也像她那样笑着拍拍她:“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拉着外婆的手,朝医院走去,请看明日本栏。

一夜长大 责编:殷健灵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